



往日歌

打野食

■柯洵洵

我出生的时候，土地已经承包到户，虽说不能吃好，倒也不至于挨饿，所以打野食只当消遣，也是我童年最有趣的事。

一

我们常吃的野味有蝉和蜂蛹。盛夏的清晨，太阳洒下第一抹金光，露水还没干，蝉蛹已经爬上树干等待破壳，有的刚刚破壳而出正在晾晒翅膀，这个时候拿着瓶子去河边的柳树上、山后的果园里捡，一早晨可以捡一大盘，回家之后用淡盐水轻轻漂洗，油炸或者焖炒都别具滋味。蝉褪壳半个小时左右翅膀便硬了，见人即飞，不易捕捉，所以能捡到的大多是尚未褪壳的蝉蛹。

蝉蛹呈金黄色，学名叫“金蝉子”，据说是《西游记》里唐僧的前世真身。这种引得无数妖怪粉身碎骨的“唐僧肉”，乍看起来确实令人作呕，入口却有一种酥香。蝉蛹季节性很强，盛夏一过便再难有了。入秋之后，蜂巢里的蜂蛹逐渐长大，等到夜晚马蜂全部附在蜂巢上，穿上厚厚的棉袄，戴上帽子、口罩、手套，扎紧袖口裤腿，举着火把去摘马蜂窝。

在我们村里，马蜂窝也叫“葫芦包”，因为它像葫芦一样挂在树上。摘的时候，要趁着夜色，举着火把，悄悄地爬到蜂窝旁边，先燎去外围的马蜂，再迅速用蛇皮袋把“葫芦包”套住，这样蜂蛹便到手了，回家油炸或者爆炒，都鲜美得很。捅了马蜂窝，被蜇是难免的，然而看着两大盘黄灿灿的蜂蛹，受点痛也值得。

二

对我来说，小时候钓鱼只当作消遣，河里能钓的鱼不多，常见的是小白鱼和黄颡鱼，钓竿也很简单，砍一根细长的竹子，系上鱼线鱼钩就成了。

黄颡鱼是昼伏夜出的深水区鱼种，白天它们都藏在石缝里见不到踪影，下钩要趁晚上，以活蚯蚓为饵。鱼线要系上铁钉或者螺丝，好让鱼钩沉到深潭底下。黄颡鱼咬钩很猛，钳住就不肯松，只要鱼线一沉，便是上钩了。

钓小白鱼就没有这么容易了，要等到山洪尚未完全退去，河水“麻浑”时顺水放钩。钓饵要用活蛆，越臭越好，上饵前可以拌一点麸糠或细沙，压制臭味。放钩的地点很有讲究，我们村流传的谚语说：“早钓边，晚钓滩，中午钓的是回水湾。”一天中，鱼群随着时间流转而改变行止，放钩也要找准方向，如果放错了地方，就会一无所获。鱼钩浮动的速度要比水流略慢，太快，鱼来不及咬钩，就在鱼线上缠一点铝皮或者锡箔；太慢，则有点像“守株待兔”，用来钓小白鱼这样的“浪里白条”只会徒劳无功。

到十几岁时，我对鱼的兴趣全在捉鱼上，有时仅仅是为了享受捉鱼的过程，把鱼捉住了放，放了再捉。那时我们村修筑了一条水渠，从河里引水灌溉，为了防止渗水，边边角角都用水泥塘得光光亮亮。到插秧的季节，鱼群就沿着堰口进入水渠，有的窜到秧田里，插秧人脚下一踩，便抓起一条。有的游到水渠深处，只要在渠埂上吆喝跺脚，它们无处可藏，上下乱窜，直到精疲力竭，网兜轻轻一捞就起来了。

在炎炎夏日下河游泳的间隙，我常常去踩

“沙胡鲈”，这种鱼也叫“蛇鮈”，喜欢钻进深潭边软绵绵的细沙里。当踩到肉乎乎的一团时，双脚站稳别动，顺势蹲下，潜入水里把鱼抠出来。

还有一种常捉的鱼很像黄颡鱼，但是个头更小，色泽偏黑，生活在“紧水洪”的石头下面，有人叫它“短尾拟鲮”。可能是紧水哗哗作响的缘故，这种鱼并不怕人，搬开石头时一动不动，经常是手碰到刺鳍，它才摇摇摆摆地钻到另一块石头下面，只要跟过去一摸就逮住了。

三

我父亲说他们小时候，河里鱼很多，但缺油少盐，做出来的鱼腥味太重，吃的人不多，他们更愿意上山摘野果子，下菜园偷黄瓜、豌豆、红薯、洋芋。

我小时候已不屑于这些事了，更多的是为了好玩。春天万物复苏，茅草成片地焕发出绿意，这正是茅芽清甜的时候。抽茅芽要选去年冬天烧过的草地，茅芽多且肥嫩，片刻就可抽一大把，带回家与伙伴们分食。大家一边剥掉青皮，把洁白柔软的茅芽芯放在手上拍打，一边唱“抽茅芽，打饼子，打了一个衣领子”。草丛旁边的空地上，往往都长着“鸡爪参”，三片叶子分开像鸡爪，背面呈白色，风一吹就会翻过来，所以也叫翻白草。翻白草的叶子贴着地面生长，扎根也不深，小刀轻轻一划，根茎就出来了，一般有小拇指大小，剥去皮后即可生吃，带一点甜味，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

树上可以吃的东西就多了，吃过樱桃之后，房前屋后的梅子、桃子、杏子、枇杷、苹果、梨、橘子、葡萄、柿子等，都接二连三地成熟了，每月都有新鲜水果。然而真正难忘的，还是那些野生的东西，譬如映山红，学名杜鹃花，掐去花柄，抽掉花蕊，入口有一种别致的酸味。譬如桑葚，我叫它“桑么儿”，现摘现吃，不能过夜，吃多了会倒牙。荆棘条结的果叫“刺么儿”，手指头大小，红透以后很甜。荆棘丛开的花或粉或白，有股奇香，所以也把荆棘条叫“鲜花刺”。“叉叉么儿”的枝叶像辣椒，结的果子呈“人”字形，远看也像母羊下垂的奶子，所以也叫“羊布奶”，成熟以后红彤彤的，入口酸甜。还有火棘果，据说在灾荒年月救过人的命，所以也叫“救命粮”，红簇簇的很好看，不过入口很涩，打霜以后，才有一股清甜。

谚语说：“七月杨桃，八月炸，九月栗子笑哈哈。”杨桃，也叫猕猴桃，农历七月就可以摘了，带着背篓或口袋上山，总能满载而归。猕猴桃熟透后软趴趴的，一触即落，带不出山，只能就树而食，带出来的都是硬邦邦的生果，放软后才能食用，味道远远不及自熟的甜美。

差不多同时，八月炸也裂开了口子，白色的果肉外形像香蕉，因此有人称它“土香蕉”，口感与香蕉类似，不过肉中有籽，能化痰、宣气、利尿，吃的过多会发腻。摘栗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刺猬一样的外壳包裹着的栗子，让人无处下手，往往是手脚扎满了比针还细的刺，栗子却没有吃到几颗。我选择在深冬去捡，那时候栗子已经完全裂开，只要把树干轻轻一摇，栗子就会扑簌簌地掉到地上。当然，这全靠运气，因为等不到冬天，树上的栗子就可能被人打光了。

就像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假如我回到村里，再想去打点野食解解馋，那也只有靠运气了。

故乡情

麦收时节

■李江

进入六月，仿佛女娲补过的地方又开始漏了，十堰小雨连着小雨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从夜里下到清晨，淅淅沥沥，没完没了。

站在楼顶上，放眼望去，一栋栋楼房被雨雾包裹着，若隐若现。大片的绿色，从天边倾泻而来，铺在楼房的空隙里，犹如一幅山水画，浓墨重彩！

梅雨时节，十堰的天气总是雨天多，晴天少，这么多年没有改变。不声不响的，又开始下雨；不声不响的，天又晴了。

小麦黄了，沉甸甸的麦穗低下了头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家里就开始了抢种抢收。父母总是起个大早下地，小麦黄一块，抢收一块。天蒙蒙亮时，父亲就拿来磨得锃亮的镰刀，扛上两头尖尖的杆担到地里去。为了把小麦抢回去，父亲挥汗如雨，顾不得休息，把小麦割完了，马上捆起来，用杆担扎进麦捆子里，举起来再用另一头扎进去，然后用力一弯腰扛上肩头。从地里到家里，并没有大路，顺着地边的小路，肩挑100多斤的小麦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父亲往往需要10多趟才能把地里的小麦挑完。有时周末，我也要去帮忙收割小麦，挑麦捆回家，往往几趟下来，肩膀就压得红通通的。

小麦收割回来了，还要把一捆一捆的麦穗晒干，晒干了再上垛用塑料布蒙起来以防雨淋。天晴了，父母就请来脱粒机，给小麦脱粒。脱粒的场面总是热火朝天，脱粒机马达轰鸣，左邻右舍的都来帮忙，一边有人不停地把小麦塞进脱粒机，一边有几个人用木叉子把脱粒后的麦秆叉走，同时要把干净的小麦装进袋子里搬走。一般半个小时，脱粒结束，麦草堆成了小山，一袋一袋的小麦摆满了堂屋。如果接下来是雨天，父母就很着急，清早起来看天气，盼望天晴了把麦子晒干入库。一切忙碌结束，散发着清香的馒头就摆上了餐桌。

小麦收回家了，油菜籽成熟了也要及时收割。父母总是见缝插针，成熟一块割一块，拢在地里晒干后，在地里铺上一块大的塑料布，敲敲打打着把油菜籽从荚子里打出来，晒干后就可以榨油了。

忙完了收获，播种也是马不停蹄。麦茬地里要插播黄豆或玉米。收割完油菜籽的稻田，马上灌水，犁耙之后，就要插上秧苗了。

那个时节，晴天忙着抢收，下雨天也没有空闲。父母总是趁小雨下地，把红薯秧苗剪下来，扦插到地里，等天晴了就可以松土施肥了。

好多年没有这样抢收抢种了。又到梅雨季节，乡亲们的小麦是不是已收割脱粒入库了？是不是也吃上了新面馒头？稻田里的秧苗是不是正迎风招展？

麦收时节，布谷声声，虽远在城市，故乡的歌谣总在我心中回响。

作品

责任编辑：李雅丽
2023年6月13日 星期二
杨箫瑟